續世說/卷0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五 ◄

續世說
卷六

► 卷七

術解

魏，崔浩善占天文，嘗置銅鋋於酢器中，夜有見，即以鋋畫紙作字，以記其異。魏主每如浩家，問以災異。或倉卒不及束帶，奉進蔬食，不暇精美，魏主必為之舉箸，或立嘗而還。浩考校漢元以來日星行度，譏前史之失，別為魏曆以示高允。高允以漢元年十月，五星聚東井，非十月。浩初猶疑之，後歲餘謂允曰：「考究果如君言，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於東井。」

梁，沈僧昭，少事天竺沙門，自雲為泰山錄事。幽司中有所收錄，必僧昭書名。梁武陵王紀宴坐池亭，蛙鳴聒耳。王曰：「殊廢絲竹之聽。」僧昭咒厭十數口便息。及日晚，王欲其復鳴。僧昭曰：「王歡已闌，今恣汝鳴。」即便喧聒。

齊，柳世隆善卜筮。世祖武皇帝時，嘗曰：「永明九年我亡，亡後三年邱山崩，齊亦於此季矣。」屏人命典簽李黨取筆及高齒屐，題於簾旌曰：「永明十一年。」因流涕謂黨曰：「汝見吾不見也。」十一年武帝崩。

梁，韋鼎明陰陽善相術。陳武帝在南徐州，鼎望氣知其當王，遂寄家焉。至德初，盡貨田宅寓居僧寺。毛彪問其故。曰：「江東王氣盡於此矣，吾與爾當葬長安。」初鼎之聘周也，嘗遇隋文帝，謂曰：「觀公容貌，不久必大貴，貴則天下一家，歲一周天，老夫當委質焉。」陳亡，驛召授上儀同三司。

宋，賀瑒伯祖道養工卜筮。有歌工女人病死。為之筮曰：「此非死也，天帝召之歌爾。」乃以土塊加其心上，俄頃而蘇。

陳，章昭達少時，遇相者曰：「卿容貌甚善，須小虧則當富貴。」梁大同中，昭達因醉墜馬，鬢角小傷。相者曰：「未也」。侯景之亂，為流矢所中，眇其一目。相者曰：「卿相善矣」。後仕陳至三公。

宋，庾道潛，尤精相木手板。時山陽王休祐，屢以言語忤顏色，以已板令道潛占之。道潛曰：「此雖甚貴，然令人多愆忤。」休祐以褚彥回詳密，求換其板。它日，彥回侍明帝，自稱下官，帝多忌，甚不悅。休祐具以狀言，帝意乃解。

宋，顧歡通解陰陽書，為術數多效驗。有病邪者問歡，歡曰：「汝家有何書？」答曰：「唯有《孝經》而已。」歡曰：「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邊，恭敬之，自瘥也。」病者如言，果愈。問其故，答曰：「善禳惡，正勝邪，此病者所以瘥也。」

魏，晁崇善天文。天興五年，月暈左角，崇以為角蟲多死。是歲天下牛死十七八，輿駕巨犗數百頭，同日斃於路側，麋鹿亦多死者。

魏，徐路知星文。坐事係冀州獄。別駕崔隆宗就禁慰問之，路曰：「昨夜驛馬星流，赦須臾當到。」隆宗素信之，遂遣人出城候焉，俄而赦至。

檀特師周文召，至岐州，會神武來寇玉璧。檀特曰：「狗豈能至龍門也！」神武果不至龍門而還。

北齊，許遵，值文宣無道日甚，遵語人曰：「多折算來，吾筮此狂夫何時得死！」於是布算滿床，大言云：「不出冬初，我乃不及見也。」文宣以十月崩，遵以九月死。

北齊，趙輔和，有人父病求筮，遇「泰」，云：「此卦甚吉」。是人出後，輔和曰：「乾下坤上。乾，父道也；坤上，則父入土矣。豈得言吉？」父果卒。

北齊，賈子儒能相人。崔暹令視文襄。子儒曰：「人有七尺軀，不如一尺面；一尺面不如一寸眼。大將軍臉薄盼速，非帝王相也。」

北齊，綦毋懷、文傳有、蠕蠕客能算。或指庭中一棗樹，令其布算，即知其數，並瓣若干、純赤若干、赤白相半。於是剝算之，唯少一子。客云：「必不少，但更撼之。」果得一實。

隋文帝將遷都，夜與高熲、蘇威二人定議。庾季才旦奏：「臣仰觀天象，俯察圖記，龜兆允襲，必有遷都。且漢營此城，經今八百歲，水皆鹹鹵，不甚宜人，願為遷徙計。」帝愕然，謂熲等曰：「是何神也！」遂發詔施行。

楊伯醜好讀《易》，隱於華山。隋開皇初，征入朝。見公卿不為禮，無貴賤皆爾汝之。開肆賣卜，有人失馬來詣。伯醜為皇太子所召，在途遇之，立為作卦。卦成，曰：「我不遑為卿說，且向西市東壁門南第三店，為我買魚作鱠。」如言而往，須臾，有一人牽所失馬來，遂擒之。

旋宮之義亡絕已久。唐，祖孝孫得毛爽之法，以一律生五音十二律，而為六十音，因而六之故，有三百六十音，以當一歲之日。又以十二月旋相為六十聲，八十四調。其法因五音生二變，因變徵為正征，因變宮為清宮。七音，起黃鍾，終南呂，造為紀綱。一朝復古，自孝孫始也。

太宗之世，有《秘書記》云：「唐三世之後，則女主武王代有天下。」太宗嘗密召李淳風訪其事。淳風曰：「臣據象推算，其人已生，在陛下宮內，從今不逾三十年，當有天下，誅殺唐氏子孫殆盡。」帝曰：「疑似者盡殺之，如何？」淳風曰：「天之所命，王者不死，今已在宮內，是陛下眷屬。更三十年，又當衰老，老則仁慈，雖受終易姓，其於陛下子孫，或不甚損。今若殺之，即當復生，少壯嚴毒，即殺戮陛下子孫無遺類矣。」太宗善其言而止。

武德九年五月，傅奕奏：「太白見秦分，秦王當有天下。」高祖以狀授太宗。及太宗嗣位，召奕，賜之食曰：「汝前所奏，幾累於我。然今後但須盡言，無以前事為慮也。」

劉仁軌為陳倉尉，相工袁天綱謂曰：「君終位鄰台輔，年將九十。」仁軌為文昌左相，八十四而薨。

裴行儉尤曉陰陽之術，每製敵推陣，先期捷日。嘗出陣至單于北塞，晚下營，壕塹方周，

遽令移就岡上。將士皆以士眾方安，不可勞擾。行儉促之。比夜，風雨暴至，前設營處水深丈餘。

蕭嵩與吳郡陸象先為僚婿。宣州相術夏榮謂象先曰：「陸郎十年內位極人臣，然不及蕭郎一門盡貴官。高而有榮壽。」陸果為相。蕭亦為相，壽至八十，其子華、孫俛仿皆至宰輔。

高智周少與鄉人蔣子慎善，同詣相者。相者曰：「明公位極人臣，然允嗣微弱；蔣侯官職至薄，而子孫轉盛。」智周果作相，子慎為建安尉卒。其子繪謁智周，智周以女妻之。繪子捷為刺史，捷子洌為左丞，洌弟渙為給事中。高氏之後殄滅已久，果符相者之言。

太原術士溫彬，高宗時已老。臨終封一狀謂其妻曰：「吾死後年名垂拱，即詣闕獻之，慎勿開也。」垂拱初，其妻獻之。預陳則天革命及突厥至趙定事。俱驗。

崔信明以五月五日正中時生，有異雀數頭，身形甚小，五色畢備，集於庭中樹，鳴聲清婉。隋太史令史良至青州，為之占曰：「五月為火，火為離，離為文彩。日中，正文之盛也。又有雀五色，奮翼而鳴。兒必文藻煥爛，雀形既小，祿位殆不高。」及長，博文強記，下筆成章，終於秦川令。

薛頤嘗密謂秦王曰：「德星守秦分，王當有天下，願王自愛也。」太宗朝，上表請為道士。太宗為置紫府觀，觀中建一清台以考天象。

甄權能針灸。狄嶔苦風患，手不能引弓。權曰：「但將弓矢向垛，一針可愈矣。」針其肩隅一穴，即時能射。其弟立言亦善醫。杜淹風毒發腫，立言曰： 「從今更十一日，午時死。」如期而死，有尼明律腹脹身瘦，立言曰：「誤食發成蟲也。」令服雄黃，吐一蛇，如小指大，唯無眼。燒之有發氣，尼疾乃愈。

乙弗宏禮能相。隋煬亦自能之，曰：「卿相朕終當如何如卿言與朕術不同，罪當死。」宏禮曰：「臣所學相術，凡人之相有類陛下者，不得善終。臣聞聖人不相，故知聖人與世凡不同爾。」。自是，帝常遣使監之，不得與人交言。薛大鼎坐事沒為奴，詣宏禮，曰：「君奴也。」大鼎有慚色，解衣示之。宏禮曰：「自腰以下，當為方嶽之任。」後為泗州刺史。

袁天綱善相。則天初在繈褓，天綱來至第中，謂其母曰：「夫人骨法，必生貴子。」示之。見元爽、元慶曰：「此二子皆保家之主，官至三品。」見韓國夫人，曰：「此女亦大貴，又利其夫。」乳母時抱則天，衣男子之服。天綱曰：「此郎君子，神色奧妙，不可易知。」試令行，又令舉目。天綱大驚曰：「龍睛鳳頸，貴人之極也！」更轉側視之，又驚曰：「若是女，當為天下之主也！」

盧齊卿童幼，問孫思邈他日之事。思邈曰：「汝後五十年位登方伯，吾兒當為屬吏，可自保也。」後齊卿為徐州刺史，思邈、孫溥果為蕭縣丞。齊卿問時，溥猶未生。

張憬藏相蔣儼云：「自此二年，當得東宮掌兵之官，秩未終而免職，免職之後，厄在三尺土下。據此合死，然後有名位；不合中天，至六十一為蒲州刺史，十月三十日午時祿絕。」儼後皆如其言。嘗奉使高麗，囚地窖中，終六年後得歸，及在蒲州，六十一矣。至期，召人吏、妻、子訣別，自雲當死，俄有敕許令致仕。

金，梁鳳謂祠部郎中裴冕曰：「半年間，公為宰相，大富貴。」裴冕曰：「公乃狂言，冕何至此？」梁鳳曰：「『有一日向東京，一日入蜀川，一日向朔方』，此時，公作相矣！」冕懼其言，深絕之。未幾，安祿山反。冕問「三日」之說。梁鳳曰：「東京日即自磨滅，蜀川日亦不能久此，間日何轉分明。」其後祿山僭號，玄宗幸蜀，肅宗即位於靈武，冕果為中書侍郎平章事。

葉法善少傳符錄，尤能厭劾鬼神。嘗於東都淩虛觀設醮，城中士女競往觀之。俄頃數十人自投火中。觀者大驚，救之而免。法善曰：「此皆魅病，為吾法攝耳。」問之，果然。法善悉為禁劾，其病愈。

苗晉卿嘗遇老父問曰：「要知前事乎？」晉卿曰：「應舉已久，有一第分乎？」曰：「大有事」，但更問曰：「晉卿困窮，愛一郡，寧可及乎？」曰：「更向上。」曰：「廉察乎？」曰：「更向上。」曰：「將相乎？」曰：「更向上。」苗怒，全不信曰：「將相向上，是天子矣！」曰：「真者即不得，假者即得。」晉卿以為怪誕，揖之而去。後果為將相。玄宗崩，攝冢宰三日。

朱梁，仇殷藝術精密，太祖之在長蘆也，諸將請攻壁，令軍中人負槁二圍，寘於積。俄而雲集，殷曰：「何用？」或以所謀告之。殷曰：「我占之矣，不見攻壁象，乃自退乎？」翌日，有騎馳報，丁會以潞州畔。太祖令盡焚其槁而還。

後唐，周元豹有袁、許之術。大略狀人形貌，比諸龜、魚、禽、獸，目視臆斷，咸造其理。見王都曰：「形若鯉魚，難免刀幾。」都竟被殺。盧程衣道士服，與同志二人謁焉。元豹曰：「二君子明年花發，俱為故人。唯道士甚貴。」至來歲，二子果卒，程後登庸。

五代，周翟光鄴，膚革肥皙，善於攝養，仕至樞府。司天監趙延乂有袁、許之術，嘗謂人曰：「翟君外厚而內薄，雖貴而無壽。」卒時年四十六。

趙延乂，清泰中嘗與樞密直學士呂琦同宿於內庭。琦因從容密問國家運祚。延乂曰：「來年厄會之期，俟遇過別論。」琦詢之不已，延乂乃曰：「保邦在刑政，保祚在福德。於刑政則術士不敢言，奈際會諸公罕有卓絕。福德者，下官實有恤緯之僭。」

五代，漢隱帝時，宮中數有怪。大風雨發屋拔木，吹破門扇，起十餘步而落，震死者六七人，水深平地尺餘。帝召司天監趙延乂，問以禳祈之術。對曰：「臣之業在天文時日，禳祈非所習也。然王者欲弭災異，莫如修德。」延乂歸，帝遣中使問如何為修德延乂請讀《貞觀政要》而法之。

巧藝

宋時能棋，王抗第一。褚思莊、夏赤鬆第二。赤鬆思速，善於大行；思莊思遲，工於鬥棋。齊高帝使思莊與抗交賭，自食時至日暮，一局始竟，上倦遣還省，至五更方決。抗睡於局後，思莊達旦不寐。或云：「思莊所以品高，緣其思深久，人不能對。」

王僧虔論書云：「從祖中書令瑨書。」子敬曰：「弟書如騎騾駑駘常欲度驊騮前。」庾征西翼書，少時與右軍齊名。右軍後進，庾猶不憤。在荊州與都下人書云：「小兒輩賤，家雞。皆學逸少書。須吾下，當比之張翼。」王右軍自書表晉穆帝，令翼題後雲。右軍當時不別，久方悟云：「小人幾欲亂真」。

齊，王彩習篆隸。時人語云：「三真六草，為天下寶。」

宋，垣榮祖善彈，登西樓見翔鵠雲中，謂左右當生取之。於是彈其兩翅，毛盡脫，墜地不傷。養毛，生後飛去。其妙如此。

褚澄能醫，李道念有冷疾五年。澄曰：「汝病是食白淪雞子過多。」取蘇一升，令煮服之，吐一物如升，涎裹之，乃是雞雛，翅、羽、爪、距皆具，凡十三頭而病愈。

徐秋夫能醫，嘗夜有鬼呻吟，聲甚淒愴。秋夫問：「何須？」答言姓某，家在東陽，患腰痛死。雖為鬼，痛猶難忍，請療之。秋夫曰：「云何厝法？」鬼請為芻人，按孔穴針之。秋夫如言，為灸四處，又針肩井三處，設祭埋之。明日見一人謝恩，忽然不見。

宋文帝云：「天下有五絕，而皆出錢唐。謂：『杜道鞠彈棋；范悅詩；褚欣遠模書；褚允圍棋；徐道度療疾。』」道度，秋夫字也。

薛伯宗善徙癰疽。公孫秦患背，伯宗為氣封之，徙置庭前柳樹上。明旦癰疽消，樹邊起一瘤如拳大，稍稍長二十餘日，瘤大膿爛出黃赤汁斗餘，樹為之痿損。

宋，羊欣字敬元，尤長隸書。年十二夏月，著新絹裙，晝寢王獻之，至書裙數幅而去。欣書本工，由此彌善。

宋，有嵇元榮、羊蓋者，善彈琴。雲傳戴安道法，齊柳惲從之學，特窮其妙。竟陵王子良曰：「卿巧越嵇心，妙臻羊體。」惲嘗賦詩未就，以筆插琴，客以箸扣之。惲驚其哀韻，乃制為雅音，後傳擊琴自此始。

齊，劉瑱妹為鄱陽王妃，伉儷甚篤。王為明帝所誅，妃追傷遂成痼疾。有陳郡殷茜善畫，瑱令畫王形像並圖王所寵姬，共照鏡狀。如欲偶寢以示妃唾之，因罵云：「宜早死」。由此病愈。

梁，蕭子雲善草隸，武帝論其書曰：「筆力勁峻！心手相應，巧逾杜度，美過崔實，當與元常並驅爭先爾。」子雲出為東陽太守，百濟使人求書，望船三十許步拜行前，子雲為停船三日，書三十紙與之，得金寶數百萬。

齊，蕭鏗善射，常以堋的太闊曰：「終日射侯何難之有？」乃取甘蔗插地，百步射之十發十中。

齊，蕭為遙善畫，於扇上圖山水，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為遙。矜慎不傳，自娛而已。

梁，宣城王於東府起齋，令顧野王畫古賢，命王襄書讚，時人稱為一絕。

梁，顏協工於草隸飛白，荊楚碑碣皆協所書。時又有會稽謝善勳，能為八體六文方寸千言。

自漢始有佛像，形製未工。宋戴禺父子特善其事，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，既成，麵瘦乃臂胛肥耳，乃減臂胛，瘦患即除，觀者歎服。

西魏，文帝造二欹器，一為二仙人共持一缽，同處一盤，缽蓋有山，山有香氣。又一仙人持金瓶以臨器上，傾水灌山而注乎器，煙氣通發山中，謂之「仙人欹器」；一為二荷同處一盤，相去盈尺，中有蓮下垂，器上以水注荷，則出於蓮而盈乎器，為鳧雁蟾蜍飾之，謂之「水芝」。欹器二器皆置清徽前，形似觥而方，滿而平，溢則傾。

隋，耿詢之巧思若神，創意造渾天儀。不假人力以水轉之，施於暗室中，外候天時動，合符契，又作馬上刻漏，世稱其妙。

北齊，馬嗣明善醫，楊愔患背腫，嗣明以練石塗之便瘥，因此為愔所重，練石法取粗黃石如鵝鴨卵大，猛火燒令赤，納醇醋中自有石屑落醋裏，頻燒至石盡取石屑，曝乾搗下徙和醋，以塗腫上無不愈。

梁，姚僧坦，武帝常因發熱服大黃，僧坦曰：「至尊年高，大黃快藥，不宜輕用。」帝弗從，遂至危篤。梁元帝嘗有心腹疾，諸醫皆請用平藥。僧坦曰：「脈洪實，宜用大黃。」從之，因而疾愈，賜錢百萬。

隋，許智藏，秦王俊疾，文帝馳召之。俊夜夢其亡，妃崔氏泣曰：「本來相迎，今召許智藏必當相苦，奈何？」明夜又夢曰：「妾得計矣，當入靈府中避之。」智藏至為俊診脈曰：「疾已入心」。即死。

隋，何稠有巧思，煬帝伐遼，稠製行殿及六合城，帝於遼左與賊相對，夜中城之，其城周回八里及女垣合高千仞，上布甲士，立仗建旗，四隅置闕，麵列一觀，觀下三門，比明而畢。高麗望見，謂若神功。

宇文愷為煬帝造觀風行殿，上容侍衛者數百人，離合為之，下施輪軸推移，倏忽有若神

助，人見之者莫不驚駭。

中國久絕琉璃之作，匠人無敢厝意。何稠以綠瓷為之，與真不異。

唐，尉遲敬德善用槊，每單騎入賊陣，賊槊攢刺終不能傷，又能奪取賊槊還以刺之。齊王元吉亦善馬槊，欲與相校，凡三奪元吉之槊，元吉雖相歎異然，甚以為恥。

虞世南、同郡沙門智永，善王羲之書。世南師焉，妙得其體。太宗以世南有五絕，書翰是其一。

薛稷尤工隸書，自貞觀永徽之際，虞世南、褚遂良時人宗其書，自後罕復能繼者。稷外祖魏征家富圖籍，多有虞、褚舊跡。稷銳精模仿，筆態遒麗，當時無及之者。又善畫，博采古跡，睿宗在藩留意小學，稷於是時特見招引。

太宗工王羲之書，尤善飛白。嘗宴三品於元武門，帝操筆作飛白字，賜群臣，或乘酒爭取於帝手。劉洎登御床，引手得之。皆奏曰：「洎登御床，罪當死，請付法。」帝笑曰：「昔聞婕妤辭輦，今見常侍登床。」

閻立本善畫，《秦府十八學士圖》及貞觀中《淩煙閣功臣圖》，並立本之跡也，時人稱妙。太宗與侍臣學士泛舟於春苑，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，太宗擊賞，詔坐者賦詩，召立本令寫焉。閣外傳呼云：「畫師閻立本。」時已為主爵郎中，奔走流汗，俯伏池側，手揮丹粉。瞻望座賓，不勝愧赧。退戒其子曰：「吾少學讀書，今唯以丹青見知，躬廝役之務，辱莫甚焉，汝宜深戒，勿習此末技。」

太宗嘗謂魏征曰：「虞世南死後，無人可與論書。」征曰：「褚遂良下筆遒勁，甚得王逸少體。」太宗即日召令侍書。太宗出金帛購王羲之書，天下爭獻，遂良辨認真偽，一無舛誤。

高宗以裴行儉工草書，以絹素百卷令行儉草書《文選》一部。帝覽之稱「善」，賜帛五百段。行儉嘗謂人曰：「褚遂良非精筆佳墨，未嘗輒書，不擇筆墨而妍捷者，唯餘與虞世南耳。」

韓皋生知音律，嘗觀彈琴至止息。歎息：「妙哉，嵇生之為是曲也，其當晉魏之際乎，

其音主商，商為秋聲，秋也者，天將搖落肅殺，其歲之宴乎又晉乘金運，商金聲，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晉將代也。慢其商弦與宮同音，是臣奪君之義也，所以知司馬氏之將篡也。司馬懿受魏帝顧托，後嗣反有篡奪之心，自誅曹爽，逆節彌露。王淩都督揚州，謀立荊主彪，毋邱儉、文欽、諸葛誕前後相繼為揚州都督，咸有匡復魏室之謀，皆為懿父子所殺。叔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，彼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，咸敗散於廣陵也。止息者，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也。其哀痛躁蹙，慘痛迫脅之旨，盡在是矣。永嘉之亂其應乎，叔夜撰此將貽後代之知音者，且避晉魏之禍，故托之於鬼神也。」

李皋嘗運巧思為戰艦，挾二輪，蹈之翔風疾鼓，若掛颿席，又造欹器，進入內中，所造皆省易而久固。

柳公權初學二王書，遍閱近代筆法，體勢勁媚，自成一家。當時公卿大臣碑板，不得公權手筆者，人以為不孝。外夷入貢，皆別署貨，具曰：「此購柳書。」上都西明寺《金剛經》碑，備有鍾、王、歐、虞、褚、陸之體，尤為得意。文宗夏日與學士聊句，帝曰：「人皆苦炎熱，我愛夏日長。」公權續曰：「薰風自南來，殿閣生微涼。」文宗吟諷以為詞清意足，令公權題於殿壁，方圓五寸，帝視之歎曰：「鍾、王復生何以加焉？」大中初轉少師中謝，宣宗召升殿御前書三紙：一紙真書十字曰：「衛夫人傳筆法於王右軍。」一紙書十一字曰：「永禪師真草千字文得家法。」一紙草書曰：「謂語助者焉哉乎也。」賜銀錦等，仍令自書謝狀，勿拘真行，帝尤奇惜之。

懿宗時，伶官李可及能轉喉為新聲，音詞曲折，聽者忘倦。同昌公主除喪，帝與淑妃思念不已。可及為歎百年舞曲，舞人珠璣盛飾者數百人，畫魚龍地衣，用官絁五千匹，曲終樂闋珠璣覆地，詞語淒惻，聞者流涕。可及為子娶婦，帝賜酒二銀樽，啟之，非酒，皆金翠也。僖宗即位逐死嶺南。

歐陽詢初學王羲之書，漸變其體，筆力險勁，為一時之絕。人得其尺牘文字，咸以為楷範。高麗甚重其書，嘗遣使求之，高祖歎曰：「不意詢之書名，遠播如此，彼觀其跡，固謂其形魁梧耶，以詢貌寢陋故也。」

賀知章善草隸書。時有吳郡、張旭亦與知章相善，旭善草書而好酒，每醉後號呼狂走，索筆揮灑，變化無窮，若有神助，時人號為「張顛」。

王維書畫特臻其妙，筆端措思，參於造化而創意，經圖即有所缺。如山水平遠，雲峰石

色，絕跡天機，非繪者之所及也。

拂菻即大秦國也，其俗無瓦，搗白石為末，羅之塗屋上，其堅密光潤還如玉石。至於盛暑人煩，乃引水潛流上遍於屋宇，機製巧密人莫知。觀者惟聞屋上泉鳴，俄見四簷飛溜懸波，如瀑激氣成涼風，其巧妙如此。

元宗開元十三年，作水運「渾天儀」成。上具列宿，注水激輪，令其自縛，晝夜一周，別置二輪絡在天外，綴以日月逆天而行，淹速合度，置木櫃為地平令儀半在地下。又立二木人每刻擊鼓，每辰擊鍾機械皆在匱中。

後唐，莊宗與梁人隔水相抗，李存進欲造浮橋，軍吏曰：「河橋須竹索大艑，兩岸石倉鐵牛以為固。今無竹石，竊慮難成。」存進曰：「吾成算在心，必有所立。」乃令軍造葦索維大艦數十艘，作土山植巨木於岸以纜。之初，軍中以為戲，月餘橋成，制度條直，人皆服其勤智。莊宗舉酒曰：「存進，吾之杜預也」。

排調

宋，何尚之與顏延年少好相狎，二人並短小，尚之嘗謂顏延年為猿；延年目尚之為猴。同遊太子西池，延年問路人云：「吾二人誰似猴？」路人指尚之為似。延年喜笑，路人云：「彼似猴爾，君乃真猴。」

宋孝武寵姬殷貴妃薨，葬畢，數與群臣至墓次。謂劉德願曰：「卿哭貴妃，若悲，當加厚賞。」德願應聲便號慟。上悅，以為豫州刺史。又令醫人羊志哭，志亦嗚咽。它日，或問志：「那得此副急淚？」志時新喪嬖人，答曰：「我爾日自哭亡妾耳」。

謝朓告王敬則反。敬則女為朓妻，常懷刃欲報朓，朓不敢相見。及朓當拜吏部郎中，謙抑尤甚。尚書郎範縝嘲之曰：「卿人才無慚小選，但恨不可刑於寡妻。」

王裕之形狀短小而起坐端方，桓元謂之「彈棋發八勢」。

梁武帝賞接到溉，每與對棋，從夕達旦或復失寢，加以低睡。帝以詩嘲之曰：「狀若喪家狗，又似懸風槌。」

宋，沈昭略逢王約，張目視之曰：「汝為王約耶，何以肥而癡？」約曰：「汝是沈昭略耶，何乃瘦而狂？」昭略撫掌大笑曰：「瘦已勝肥，狂又勝癡，奈何王約奈爾癡何。」

齊，柳惔甚重其婦，頗成畏懼。性愛音樂、女妓精麗，惔略無敢視仆。射張稷與惔狎密而為惔妻所敬。稷每詣惔，必先通問夫人。惔欲見妓，常因稷以請，然後惔妻隔幔坐，令諸妓出，惔始得寓目焉。

梁，劉諒為湘東王所善。王一目。嘗遊江濱歎秋望之美，諒曰：「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。」王以為刺已，曰：「卿言目眇眇而愁予耶？」由此嫌之。

齊，王儉與王敬則同拜三公。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，因嘲之曰：「今日可謂連璧。」儉曰：「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。」

梁，劉之遴嘗夢為折臂太守，後果牛奔墮車折臂，為南郡太守。周舍戲之曰：「雖復並坐可橫，政恐陋巷無枕。」

齊，高爽詣孫抱，了無故人之懷。取筆書鼓云：「徒有八尺圍，腹無一寸腸。麵皮如許厚，受打未渠央。抱形體肥壯，腰帶十圍爽。」故以譏之。

王偉，侯景之徒也。景敗，元帝愛其才將舍之。朝士多忌之曰：「前日偉作檄文有異詞句」，帝求而觀之云：「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，湘東一目寧為四海所歸？」帝大怒，以釘釘其舌於柱，剜其腸，顏色自若。

宋世君臣好以父諱為戲。王僧虔子慈，謝鳳子超宗。慈方學書，超宗曰：「卿書何如虔公？」慈曰：「慈書比大人，猶雞之比鳳。」王彧之子絢，何尚之子偃。絢五六歲讀書《論語》至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。外祖何尚之戲曰：「可改作耶耶乎文哉。」絢曰：「尊者之名安可為戲？」寧可道草上之風必舅。殷淳之子孚，何無忌之子勖，嘗供食孚羹盡。勖曰：「益殷尊羹。」孚答曰：「何無忌諱。」謝莊之子淪，劉勔　之子俊，嘗同飲。俊曰：「謝莊兒不可雲不能飲。」淪曰：「苟得其人自可流湎千日。」蔡興宗之子約，王僧虔之子慈。同入寺，遇沙門懺。約曰：「眾僧今日可謂虔虔？」慈應聲曰：「卿如此何以興蔡氏之宗？」張邵小名「黎」，子敷小名　「樝」。文帝戲之曰：「樝何如梨？」敷曰：「梨是百果之宗，樝何敢比也。」孝武好詆群臣，並使自相嘲訐以為歡笑。一日，使王僧郎戲其子景文江。智深正色曰：　「恐不宜有此戲。」上怒曰：「江僧

安癡人，癡人自相惜。」僧安智深之父也，智深避席流涕。謝鳳之子超宗，謝莊之子朏，宋明帝敕二人由鳳莊門入。超宗曰： 「君命不可不往。」乃趨入。朏曰：「君處臣以禮。」遂不入。

元孚性機辯好酒，貌短而禿。周文帝偏所眷顧，嘗於室內置酒十缸，缸餘一斛，上皆加帽，欲戲孚。適入室見即驚喜云：「吾兄弟輩甚無禮，何為竊入王家，匡坐相對宜早還宅也。」因持酒歸，周文拊手大笑。

北齊，宋遊道，重交遊，存然諾。時人云：「遊道獼猴麵，陸操科鬥形，意識不關見，何謂醜者必無情。」李構嘗因遊道會客，因戲之云：「賢從在外宜自迎接，為之通名稱族。弟遊山遊道，出見之，乃獼猴而衣帽也。」

鄭譯請還治疾，隋文帝召見於醴泉宮，令內史李德林立作詔書：復爵沛國公、上柱國。高熲戲曰：「筆乾。」譯曰：「出為方嶽，杖策言歸。不得一錢，何以潤筆。」帝大笑。

北齊，李庶生而天閹，崔諶調之曰：「教弟種須，以錐遍刺作孔，插以馬尾。」庶曰：「請以此方回施貴族藝眉。」世傳諶門有癩疾，故庶之言如此。

北齊，孫搴學淺行薄，邢邵嘗謂曰：「須臾讀書。」搴曰：「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。」搴嘗服棘丸，李諧調之曰：「卿應自足，何暇外來？」坐者皆笑。

柳機、柳昂在周朝俱曆顯要。至隋受禪並為外職。時楊素方用事，因文帝賜宴，素戲機云：「二柳俱摧，孤楊獨聳。」

隋，侯白好俳諧，楊素與牛宏退朝，白曰：「日之夕矣。」素曰：「以我為牛羊下來耶。」

北齊，徐之才嘲王昕姓云：「有言則　　，近犬便狂。加頸足而為馬，施角尾而成羊。」又嘲盧元明云：「在上為虐，在邱為虛。生男為虜，配馬成驢。」

梁，宗如周麵狹長，蕭瑩戲之曰：「卿何為謗經？」如周曰：「自來不謗經。」瑩大笑：「君當不謗餘經，正應不信《法華經》爾。」蓋《法華經》云：「聞經隨喜麵不狹長也。」周乃悟。

蘇威之子夔，少聰敏，楊素甚奇之，戲威曰：「楊素無兒，蘇夔無父。」

隋，柳調為侍御史。」楊素曰：「柳條通體弱，獨搖不禁風。」調斂板正色曰：「調信無取者，公不當以為侍御史；調信有可取，不應發此言。公當具瞻之地，樞機何可輕發？」素甚奇之。

隋，麥鐵杖，因朝集考功郎。豆盧威嘲之曰：「麥是何姓？」鐵杖曰：「麥豆不殊，那忽相怪。」威赧然，無以應之。

唐，閻立本為右相，薑恪為左相。恪立功塞外，立本尤善圖畫，非宰輔之器。時人語曰：「左相宣威沙漠；右相馳譽丹青。」

虞世基，世南兄也，許善心敬宗父也，同為宇文士及所害。封德彝時為內史舍人，備見其事。因謂人曰：「世基被誅，世南匐匍而請代；善心之死，敬宗舞蹈以求生。」人以為口實，敬宗深銜之。

李昭德，則天時為相。有人於洛水中獲白石，有數點赤，詣闕進之。宰相問其故，對曰：「為此石赤心，所以來進。」昭德叱之曰：「此石赤心，洛水中餘石豈盡反邪？」左右皆笑。

來俊臣與李昭德素不協，乃誣構昭德有逆謀，囚下獄。俊臣以罪，同日被誅。是日大雨，士庶莫不痛昭德而慶俊臣也，相謂曰：「今日天雨，可謂一笑一悲矣。」

則天時，三月雪，蘇味道等以為瑞，草表將賀。王求禮止之曰：「宰相調燮陰陽，而致雪降暮春，災也，安得為瑞，如三月雪為瑞，則臘月雷亦為瑞矣。」舉朝嗤笑，以為口實。

苗晉卿為吏部侍郎，御史中丞張倚、男奭參選為書判之首。眾知奭不讀書，議論紛然。元宗親試之，奭持紙竟日不下一字，時謂之「曳白」，上怒，貶張倚為淮南太守。敕曰：「門庭之間不能訓子；選調之際，仍以托人。」時，士子皆以為戲笑。

朱泚僭逆，姚令言為侍中源休同知政事。群凶宴樂既醉，令言與休論功，令言自比蕭何，

休曰：「帷幄之謀，成秦之業，無出予之右者。吾比蕭何，子為曹參可矣。」時朝士在賊庭者聞之皆笑，謂休為「火迫鄭侯。」

喬琳好談諧侮虐，為監察御史，與同寮畢耀嘲誚往復。因成釁隙，遂以公事互相告詰，坐貶巴州司戶。朱泚僭逆，琳掌賊中吏部，選人前白曰：「所注某官不穩便。」琳答曰：「足下謂此選竟穩便乎？」

李泌為相，奏請罷拾遺補闕，上雖不從，亦不除人，故諫司惟韓皋歸登而已。泌仍令收其署凔錢，令登等寓食於中書舍人，故時戲云：「韓諫議難分左右，歸拾遺莫辯存亡。」

顧況性好談諧。柳渾、李泌與之厚，自謂知己。秉樞要當得達官久之，遷著作郎，況不樂，求歸於吳。班列群官皆有侮玩之目，人皆惡嫉之。泌卒，況不哭，而有調笑之言，為憲司所劾，貶饒州司戶。

關播奇重李元平令知汝州。禦李希烈，至部募人修城。希烈令數百人投募，縛元平馳去，既見希烈遣下行地，希烈見其眇小無須，戲謂人曰：「使汝取李元平，何故將元平兒來？」因罵曰：「瞎宰相使汝當我，何待我淺也。」

李實奏不旱，由是租稅皆不免。人窮無告，乃徹屋瓦，賣麥苗以供賦斂。優人成輔端因戲作語云：「秦地城池二百年，何期如此賤田園。一頃麥苗伍碩米，三間堂舍二千錢。」如此語有數十篇，實以為誹謗，德令遽令杖殺此優。

王士平尚憲宗義成公主，縱恣不法。士平與之忿爭，憲宗幽公主於禁中，幽士平於私第。後釋之。時輕薄文士蔡南史為團雪、散雪等曲，言遊處離異之狀，往往歌於酒席，憲宗聞而惡之，欲廢進士科。

於頔為蘇州刺史。暴橫，觀察使王緯奏其事，德宗不省。後頔累遷，乃與王緯書曰：「一蒙惡奏，三度改官。」

劉禹錫，元和十年自武陵召還，宰相復欲置之郎署。時禹錫作《遊元都觀詠看花君子詩》，語涉譏刺，執政不悅，復出連州。大和二年自和州召還，復作《遊元都觀詩》。前篇云：「紫陌紅塵拂麵來，無人不道看花回。元都觀裏桃千樹，盡是劉郎去後載。」後篇云：「百畝庭中半是苔，桃花淨盡菜花開。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又到來。」人嘉其

才而薄其行。

韓退之戲孟郊云：「公合識安祿山？」郊低頭云：「識即不識大知有它。」

豆盧彖乾符中作相。宣製曰：「大風雷雨拔樹，左丞韋蟾賀之。」彖言及雷、雨之異，蟾曰：「此應相公為霖作解之祥也。」彖笑曰：「霖何甚耶？」及巢賊犯京師，僖宗出幸，彖死於張直方之第。識者以為風雷不令之兆。

鄭綮善為詩多侮劇刺時，故落格調，時號「鄭五歇後體」。初去盧江與郡人別云：「惟有兩行公廨淚，一時灑向渡頭風。」滑稽皆此類也。

薑師度好溝洫，所在必發眾穿掘，雖有不利而成功亦多。先是太史令傅忠孝善占星緯，時人語曰：「傅忠孝兩眼看天，薑師度一心穿地。」人傳之以為口實。

酷吏郭霸為鬼所殺。時洛陽橋壞，行李病之，至是功畢。則天問群臣比在外有何好事，舍人張元一素滑稽。對曰：「百姓喜洛陽橋成，幸郭霸死，此即好事。」

王勃為沛王府修撰。諸王鬥雞互有勝負，勃戲為《檄英王雞》。文高宗覽之，怒曰：「據此是交構之漸。」即日，斥勃不令入府。

鄧元珽為吏部侍郎，既不稱職，甚為談者所鄙。又患消渴之疾，選人目為「鄧消渴」，為詩榜於道路。自唐以來掌選之失，未有其比也。

薛逢與劉彖相善，而彖詞藝不逮。逢每侮之，至大中未彖稍曆禁近。逢愈不得意，自是相怨。彖作相，逢為郎官，有薦逢知制誥者，彖以先朝立制給舍須曆郡縣。而逢未嘗治郡，出為巴州刺史。既而沈詢、楊收、王鐸由學士相繼作將相，皆逢同年進士。而逢文藝最優，楊收作相。逢有詩云：「須知金印朝天客，同是沙堤避路人。威鳳偶時皆瑞聖，潛龍無水謾通神。」收聞而大銜之，出為蓬州刺史，收罷相入為太常少卿給事中。王鐸作相，逢又有詩云：「昨日鴻毛萬鈞重，今朝山嶽一毫輕。」鐸亦怨之。以恃才褊急，人士鄙之，終於秘書監。

崔善為為尚書左丞。令史惡其聰察，以其短而身傴嘲之曰：「崔子曲如鉤，隨例得封侯，髆上全無項，胸前別有頭。」高祖購造言者加其罪。

秦宗權為其愛將申叢所執；昭宗御延喜樓受俘。京兆尹孫揆以組練係之，徇於兩市。宗權檻中引頸謂揆曰：「尚書明鑒，宗權豈反者耶？但輸忠不效爾。」眾大笑。

神龍中，每霖雨必閉坊門禳災右衛騎曹宋務先上疏云：「雨賜或愆，貌言為咎，豈有一坊一市，遂能感召星靈？暫閉暫開，便欲發揮神道，至今巷議街言，共呼坊門為宰相，謂能節宣風雨，燮調陰陽。如是則赫赫師尹，便為虛設；悠悠蒼生，復何所望？」景龍中，東都霖雨百餘日，閉坊市北門，駕車者甚苦。迂遠街市言曰：「宰相不能調陰陽，致茲恒雨令我迂行。」會中書令楊再思過，謂之曰：「於理則然，亦卿牛劣耳。」

順宗冊憲宗為太子，中外相賀，至有感泣者。王叔文獨有憂色，口不敢言，但吟杜甫詩云：「出師未捷身先死，長使英雄淚滿襟。」聞者哂之。

僖宗善騎、射、槊、法算，至於音律、蒲博，無不精妙。好蹴鞠、鬥雞，與諸王賭鵝，鵝一頭至直五十緡。尤善擊球，嘗謂優人石野豬曰：「朕若應擊球進士舉，須為狀元。」野豬對曰：「若遇堯、舜作禮部侍郎，陛下不免駁放。」上笑而已。

昭宗時，秦裴為楊行密守昆山，錢鏐使顧全武攻之不下。全武檄裴令降。全武嘗為僧，裴封函納款，全武喜，召諸將發函，乃佛經一卷，全武大慚，曰：「裴不憂死，何暇戲乎！」益兵攻城，引水灌之，裴乃降。全武勸錢鏐宥之，鏐從之。時人稱全武長者。

昭宗時，李茂貞劫駕幸鳳翔。朱全忠圍城。攻城者詬城上人云「劫天子賊」，乘城者詬城下人云「奪天子賊」。

朱，梁成汭初作僧，後鎮荊南。撫緝雕殘。時韓建亦披荊棘以緝華州，人號「北韓南郭」。初，澧朗二州本屬荊南，乾寧中為土豪雷滿所據，汭奏請割隸唐，宰相徐彥若執而不行，汭銜之。及彥若出鎮南海，路過江陵，汭猶怏怏語及前事，彥若曰：「令公位尊方面，自比桓文，雷滿者偏州一草賊爾，令公何加兵而反怨朝廷乎？」汭赧然而屈。因思嶺外有黃茅瘴，患者皆發落，乃謂彥若曰：「黃茅瘴望相公保重。」彥若應聲曰：「廣南黃茅瘴，不死成和尚。」譏汭曾為僧也。汭終席慚赧。

後唐，莊宗劉後生皇子繼岌。後父劉叟以醫為業，詣鄴宮自陳。後方與諸夫人爭寵，恥為寒族，笞劉叟於宮門。莊宗好俳優，宮中暇日自負藥笈，令繼岌攜敝蓋相隨，自稱劉

山人來訪。後大怒，笞繼岌。

後唐，僧誠惠云：「能役使毒龍，可致風雨。」其從號為「降龍大師」。京師旱，莊宗迎至洛下，親拜之，六宮參禮，士庶瞻仰，謂朝夕可致甘澤。禱祝數句，略無征應。或謂：「官以祈雨，無驗將加焚燎。」誠惠懼而遁去。及卒，賜名「法雨大師」。塔曰「慈雲之塔」。

石晉，桑維翰，身短麵廣。每對鑒。自歎曰：「七尺之身，何如一尺之面。」登第，同榜四人，秦王幕客陳保極戲謂人曰：「今歲三個半人及第。」以維翰短陋，故謂之半人也。

石晉，王鬆。契丹北遷，蕭翰立許王從益偽署，鬆為左丞相。漢祖入洛，先降詔諭令受偽命者，可並焚毀，勿至憂疑。於是台司悉斂偽署告牒焚之。鬆以手自指其胸謂同列曰：「此即二十四孝中書令也。」

五代周，張可復依晉公霍彥威為青州從事。晉公以其滑稽好避事，目為奸兔兒。

唐莊宗趨大梁，梁主召宰相謀之，鄭珏請自懷傳國寶詐降，以紓難。梁主曰：「今日固不敢愛寶，但如卿此策果可了否？」珏俯首久之，曰：「但恐未了。」左右皆縮頸而笑。

唐莊宗，或自傳粉墨，與優人共戲於庭，以悅劉夫人，名謂之「李天下」。嘗因為優，自呼曰：「李天下，李天下」，優人敬新磨遽前，批其頰，帝失色，群優亦駭愕。新磨徐曰：「理天下者隻此一人，豈有兩人耶？」帝悅，厚賜之。

湖南高從誨，時唐、晉、契丹、漢更據中原。漢、閩、吳、蜀皆稱帝，從誨利其賜予，所向稱臣，諸國賤之。號「高無賴」。

江南邊鎬克建州，凡所俘獲，皆全之，建人謂之「邊佛子」；及克潭州，市不易肆，潭人謂之「邊菩薩」。既為潭帥，政無綱紀，惟日設齋供盛修佛事。潭州人失望，謂之「邊和尚」矣。

周行逢兼總湖湘，留心民事，悉除馬氏橫賦。自王逵、劉言以來，屢舉兵，將吏積功及所羈縻蠻夷，檢校官三公者，以千數。行逢生日，諸道各遣使致賀。行逢有矜色，謂徐

仲雅曰：「四鄰亦畏我乎？」仲雅曰：「侍中境內，彌天太保，遍地司空，四鄰哪得不畏！」

江南翰林學士常夢錫，屢言馮延已等虛誕。唐主不聽，夢錫曰：「奸言似忠，陛下若不悟，亡國必矣。」及臣服於周，馮延已之黨相與言，有謂周為大朝者。夢錫大笑曰：「諸公嘗欲致君堯、舜，何意今日為小朝邪！」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